



六子歸儒集卷十



文中子

中說

王道篇

文中子曰吾視遷固而下述作何其紛紛乎  
帝王之道其暗而不明乎天人之意其否而  
不交乎制理者參而不一乎陳事者亂而無  
緒乎子不豫聞江都有變泫然而興曰生民

厭亂久矣天其或者將啟堯舜之運吾不與  
焉命也越公以食經遺子子不受曰羹藜含  
糗無所用也答之以酒誥及洪範三德子曰  
小人不激不勵不見利不勸子曰封禪之費  
非古也徒以夸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子曰  
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子曰無赦之  
國其刑必平多斂之國其財必削子曰廉者  
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叔恬曰舜一歲而

巡五嶽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子曰無他道  
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子遊孔子之廟出而  
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  
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其與太極合德神道  
並行乎王孝逸曰夫子之道豈少是乎子曰  
子未三復白圭乎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父  
母鞠我而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也道不啻  
天地父母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吾子汨彞

倫乎孝逸再拜謝之

天地篇

子曰圓者動方者靜其見天地之心乎叔恬  
曰山濤爲吏部拔賢進善時無知者身歿之  
後天子出其奏于朝然後知群才皆濤所進  
如何子曰密矣曰仁乎子曰吾不知也李密  
見子而論兵子曰禮信仁義則吾論之孤虛  
詐力吾不與也李伯藥見子而論詩子不答  
伯藥退謂薛收曰吾上陳應劉下述沈謝分

四聲八病剛柔清濁各有端序音若填箎而  
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歟薛收曰吾嘗聞夫子  
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徵存亡  
辯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  
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營營馳騁  
乎末流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則有由矣子  
曰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  
云乎哉必也濟乎義內史薛公見子於長安

退謂子收曰河圖洛書盡在是矣汝往事之  
無失也子曰士有靡衣鮮食而樂道者吾未  
之見也子謂魏徵曰汝與凝皆天之直人也  
徵也遂凝也挺若並行於時有用捨焉子謂  
李靖曰凝也若容於時則王法不撓矣李靖  
問任智如何子曰仁以爲己任小人任智而  
背仁爲賊君子任智而背仁爲亂薛收問仲  
長子光何人也子曰天人也收曰何謂天人

子曰眇然小乎所以屬於人曠哉大乎獨能成其天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必先恕乎曰敢問恕之說子曰爲人子者以其父之心爲心爲人弟者以其兄之心爲心推而達之於天下斯可矣子曰君子之學進於道小人之學進於利楚難作使使召子子不往謂使者曰爲我謝楚公天下崩亂非至公血誠不能安苟非其道無爲禍先李密問王霸之略子

曰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李密出子謂賈瓊曰亂天下者必是夫也幸災而念禍愛強而願勝神明不與也子居家雖孩孺必狎其使人也雖童僕必歛容子曰我未見知命者也子曰不就利不違害不強交不苟絕惟有道者能之子躬耕或問曰不亦勞乎子曰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且庶人之職也亡職者罪無所逃天地之間吾得逃乎子藝黍登場歲不

過數石以供祭祀冠婚賓客之酒也成禮則止子之室酒不絕薛方士問塋子曰貧者歛手足富者具棺槨封域之制無廣也不居良田古者不以死傷生不以厚爲禮子曰王猛有君子之德三焉其事上也密其接下也溫其臨事也斷或問蘇綽子曰俊人也曰其道何如子曰行於戰國可以強行於太平則亂矣問牛弘子曰厚人也其志勤其言徵其事

以蒼生爲心乎文中子曰二帝三王吾不得而見也捨兩漢將安之乎大哉七制之主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乎其役簡其刑清君子樂其道小人懷其生四百年間天下無二志其有以結人心乎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舉也子燕居董常竇威侍子曰吾視千載已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後之爲政有所持循吾視千載而下

未有若仲尼焉其道則一而述作大明後之  
修文者有所折中矣千載而下有申周公之  
事者吾不得而見也千載而下有紹宣尼之  
業者吾不得而讓也子曰孝哉薛收行無負  
於幽明或問王隱子曰敏人也其器明其才  
富其學贍或問其道子曰述作多而經制淺  
其道不足稱也子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  
而削異端謂范甯有志於春秋徵聖經而結

衆傳子曰使陳壽不美於史遷固之罪也使  
范甯不盡美於春秋歆向之罪也裴晞曰何  
謂也子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  
春秋之失自歆向始也棄經而任傳子曰蓋  
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賈瓊曰  
何謂也子曰白黑相渝能無微乎是非相擾  
能無散乎故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  
禮之衰也書殘於古今詩失於齊魯汝知之



乎或問揚雄張衡子曰古之振竒人也其思  
苦其言艱曰其道何如子曰靖矣子曰過而  
不文犯而不校有功而不伐君子人哉子曰  
我未見見謗而喜聞譽而懼者子曰富觀其  
所與貧觀其所取達觀其所好窮觀其所爲  
可也或問魏孝文子曰可與興化

事君篇

房玄齡問事君之道子曰無私問使人之道  
曰無偏曰敢問化人之道子曰正其心問禮  
樂子曰王道盛則禮樂從而興焉非爾所及  
也或問楊素子曰作福作威玉食不知其他  
也房玄齡問郡縣之治子曰宗周列國八百  
餘年皇漢雜建四百餘載魏晉已降戒亡不  
暇吾不知其用也楊素使謂子曰盍仕乎子

曰疏屬之南汾水之曲有先人之弊廬在可  
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彈琴著書講道  
勸義自樂也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時和歲  
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子曰古之爲  
政者先德而後刑故其人悅以恕今之爲政  
者任刑而棄德故其人怨以詐子曰古之從  
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己子曰甚矣齊文  
宣之虐也姚義曰何謂克終子曰有楊遵彥

者寔國掌命視民如傷奚爲不終竇威好議  
禮子曰威也賢乎哉我則不敢比山丈人謂  
文中子曰何謂遑遑者無急歟子曰非敢急  
傷時怠也房玄齡曰書云霍光廢帝舉帝何  
謂也子曰何必霍光古之大臣廢昏舉明所  
以康天下也子見牧守屢易曰堯舜三載考  
績仲尼三年有成今旬月而易吾不知其道  
薛收曰如何子曰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

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焉不如是之亟也無  
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化雖曰  
能之末由也已子謂荀悅史乎史乎謂陸機  
文乎文乎皆思過半矣子謂文士之行可見  
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  
人哉其文治君子則典鮑昭江淹古之狷者  
也其文急以怨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  
怪以怒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徐陵

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或問孝綽兄弟子  
曰鄙人也其文淫或問湘東王兄弟子曰貪  
人也其文繁謝眺淺人也其文捷江總詭人  
也其文虛皆古之不利人也子謂顏延之王  
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子曰達  
人哉山濤也多可而少怪或曰王戎賢乎子  
曰戎而賢天下無不賢矣子曰陳思王可謂  
達理者也以天下讓時人莫之知也子曰君

六子歸集 卷中子 七  
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薛收問續詩子曰  
有四名焉有五志焉何謂四名一曰化天子  
所以風天下也二曰政蕃臣所以移其俗也  
三曰頌以成功告於神明也四曰歎以陳誨  
立誠于家也凡此四者或美焉或勉焉或傷  
焉或惡焉或誠焉是謂五志子謂叔恬曰汝  
爲春秋元經乎春秋元經於王道是輕重之  
權衡曲直之繩墨也失則無所取衷矣子謂

續詩之有化其猶先王之有雅乎續詩之有  
政其猶列國之有風乎子曰郡縣之政其異  
列國之風乎列國之風深以固其人篤曰我  
君不卒求我也其上下相安乎及其變也勞  
而散其人蓋傷君恩之薄也而不敢怨郡縣  
之政悅以幸其人慕曰我君不卒撫我也其  
臣主屢遷乎及其變也苛而迫其人蓋怨吏  
心之酷也而無所傷焉雖有善政未及行也

魏徵曰敢問列國之風變傷而不怨郡縣之政變怨而不傷何謂也子曰傷而不怨則不曰猶吾君也吾得逃乎何敢怨怨而不傷則不曰彼下矣吾將賊之又何傷故曰三代之末尚有仁義存焉六代之季仁義盡矣何則導人者非其路也子曰變風變雅作而王澤竭矣變化變政作而帝制衰矣薛收問恩不害義儉不傷禮何如子曰此文景尚病其難

行也夫廢肉刑害於義損之可也衣弋綈傷乎禮中焉可也雖然以文景之心爲之可也不可格于後子曰吾於讚易也述而不敢論吾於禮樂也論而不敢辯吾於詩書也辯而不敢議或問其故子曰有可有不可曰夫子有可有不可乎子曰可不可天下之所存也我則存之者也鄉人有窮而索者曰爾於我乎取無擾爾鄰里鄉黨爲也曰自仲尼已來

未嘗無誌也於是立墳高四尺不樹焉子曰  
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  
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爲禮子之族  
婚嫁必具六禮曰斯道也今亡矣三綱之首  
不可廢吾從古子曰惡衣薄食少思寡欲今  
人以爲詐我則好詐焉不爲誇衒若愚似鄙  
今人以爲耻我則不耻也

### 周公篇

子謂周公之道曲而當私而恕其窮理盡性  
以至於命乎溫彥博問嵇康阮籍何人也子  
曰古之名理者而不能窮也曰何謂也子曰  
道不足而噐有餘曰劉靈何人也子曰古之  
閉關人也曰可乎曰兼忘天下不亦可乎曰  
道足乎曰足則吾不知也陳守謂薛生曰吾  
行令於郡縣而盜不止夫子居於鄉里而爭

者息何也薛生曰此以言化彼以心化陳守  
曰吾過矣退而靜居三月盜賊出境子聞之  
曰收善言叔達善德房玄齡問田疇何人也  
子曰古之義人也子謂武德之舞勞而決其  
發謀動慮經天下乎謂昭德之舞閑而泰其  
和神定氣綏天下乎子謂史談善述九流知  
其不可廢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長者之言  
哉子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天下無

善教故曰存乎其人子曰安得圓機之士與  
之共言九流哉安得皇極之主與之共叙九  
疇哉杜淹問崔浩何人也子曰迫人也執小  
道亂大經程元曰敢問豳風何也子曰變風  
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子曰君臣相  
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非周公  
至誠孰能卒之哉元曰豳居變風之末何也  
子曰夷王已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

者也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歌豳曰周之本也嗚呼非周公孰知其艱哉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於本其惟周公乎繫之豳遠矣哉子曰齊桓尊王室而諸侯服惟管仲知之符秦舉大號而中原靜惟王猛知之或曰符秦逆子曰晉制命者之罪也符秦何逆昔周制至公之命故齊桓管仲不得而背也晉制至私之

命故符秦王猛不得而事也其應天順命安國濟民乎是以武王不敢逆天命背人而事紂齊桓不敢逆天命背人而黜周故曰晉之罪也符秦何逆三十餘年中國士民東西南北自遠而至猛之力也子曰符秦之有臣其王猛之所爲乎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爲乎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也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秋風樂極哀來其悔



志之萌乎子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  
罪也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  
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  
其人道不虛行或問佛子曰聖人也曰其教  
何如曰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軒車不可以  
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或問宇文  
儉子曰君子儒也疏通知遠其書之所深乎  
或問荀彧荀攸子曰皆賢者也曰生死何如

子曰生以救時死以明道荀氏有二仁焉子  
曰言而信未若不言而信行而謹未若不行  
而謹賈瓊曰如何子曰推之以誠則不言而  
信鎮之以靜則不行而謹惟有道者能之古  
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財子謂仲長  
子光曰山林可居乎曰會逢其適也焉知其  
可李密問英雄子曰自知者英自勝者雄問  
勇子曰必也義乎賈瓊曰甚矣天下之不知

子也子曰爾願知乎哉姑修焉天將知之况  
人乎賈瓊請六經之本曰吾恐夫子之道或  
墜也子曰爾將爲名乎有美玉姑待價焉楊  
玄感問孝子曰始於事親終於立身問忠子  
曰孝立則忠遂矣

問易篇

劉炫問易子曰聖人於易沒身而已况吾儕  
乎炫曰吾談之於朝無我敵者子不荅退謂  
門人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魏徵  
曰聖人有憂乎子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  
乎問疑子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乎徵退  
子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  
何疑常曰非告徵也子亦二言乎子曰徵所

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吾獨得不二言乎常曰心迹固殊乎子曰自汝觀之則殊也而適造者不知其殊也各云當而已矣子曰處貧賤而不懼可以富貴矣僮僕稱其恩可以從政矣交遊稱其信可以立功矣子曰愛名尚利小人哉未見仁者而好名利者也楚公問用師之道子曰行之以仁義曰若之何決勝子曰莫如仁義過此敗之

招也子曰史傳興而經道廢矣記註興而史道誣矣是故惡夫異端者賈瓊問何以息謗子曰無辯曰何以止怨曰無爭子謂諸葛王猛功近而德遠矣子讚易至序卦曰大哉時之相生也達者可與幾矣至雜卦曰旁行而不流守者可與存義矣子曰王澤竭而諸侯仗義矣帝制衰而天下言利矣或問韋孝寬子曰幹矣問楊愔子曰輔矣宇文化及問天

道人事如何子曰順陰陽仁義如斯而已賈  
瓊爲吏以事楚公將行子餞之瓊曰願聞事  
人之道子曰遠而無介就而無諂汎乎利而  
諷之無鬪其捷瓊曰終身誦之子曰終身行  
之可也子曰改元立號非古也其於彼心自  
作之乎子曰春秋作而典誥絕矣元經典而  
帝制亡矣

### 禮樂篇

子曰吾於禮樂正失而已如其制作以俟明  
哲必也崇貴乎賈瓊薛收曰道不行如之何  
子曰父母安之兄弟愛之朋友信之施於有  
政道亦行矣奚謂不行子謂任薛王劉崔盧  
之昏非古也何以視譜文中子曰帝之不帝  
久矣王孝逸曰敢問元經之帝何也子曰絜  
名索實此不可去其爲帝實失而名有矣或

問謝安子曰簡矣問王導子曰敬矣問溫嶠子曰教人也問桓溫子曰智近謀遠鮮不及矣賈瓊問群居之道子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曰可終身而行乎子曰烏乎而不可也古之有道者內不失真而外不殊俗夫如此故全也薛收曰諫其見忠臣之心乎其志直其言危子曰必也直而不迫危而不詆其知命者之所爲乎子謂京房郭璞古之亂常人也

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嗚呼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越公問政子曰恭以儉邠公問政子曰清以平安平公問政子曰無鬪人以名子謂薛收賈瓊曰春秋元經其衰世之意乎義直而微言曲而中越公初見子遇內史薛公曰公見王通乎薛公曰鄉人也是其家傳七世矣皆有經濟

之道而位不逢越公曰天下豈有七世不逢乎薛公曰君子道消十世不逢有矣越公曰奚若其祖公曰王氏有祖父焉有子孫焉雖然久於其道鍾美於是也是人必能叙彝倫矣文中子曰周齊之際王公大臣不暇及禮矣子曰吾續書以存漢晉之實續詩以辯六代之俗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讚易道以申先師之旨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如斯而已

矣有坐而得者有坐而不得者有行而至者有不行而至者子曰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故君子不與也子謂薛收善接小人遠而不踈近而不狎頽如也子遊汾亭坐鼓琴有舟而釣者過曰美哉琴意傷而和怨而靜在山澤而有廊廟之志非太公之都磻溪則仲尼之宅四濱也子驟而鼓南風釣者曰嘻非今日事也道能利生民功足

濟天下其有虞氏之心乎不如舜自鼓也聲  
存而操變矣子遠捨琴謂門人曰情之變聲  
也如是乎起將延之釣者搥竿鼓棹而逝門  
人追之子曰無追也文中子曰記人之善而  
忘其過溫大雅能之處貧賤而不懾魏徵能  
之聞過而有喜色程元能之亂世羞富貴竇  
威能之慎密不出董常能之或問長生神仙  
之道子曰仁義不修孝悌不立奚爲長生甚

矣人之無厭也或問嚴光樊英名隱子曰古  
之避言人也問東方朔子曰人隱者也子曰  
自太伯虞仲已來天下鮮避地者也仲長子  
光天隱者也無往而不適矣子曰遁世無悶  
其避世之謂乎仲長子光曰在險而運奇不  
若宅平而無爲文中子以爲知言文中子曰  
其名彌消其德彌長其身彌退其道彌進此  
人其知之矣

述史篇

子曰太熙之後述史者幾乎罵矣故君子沒稱焉楚公作難賈瓊去之子曰瓊可謂立不易方矣温彦博問知子曰無知問識子曰無識彦博曰何謂其然子曰是寃是圖亶其然乎彦博退告董常常曰深乎哉此文王所以順帝之則也子曰詩有天下之作焉有一國之作焉有神明之作焉吳季札曰小雅其周



之衰乎豳其樂而不淫乎子曰孰謂季子知樂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豳烏乎樂其勤而不怨乎子曰太和之主有心哉賈瓊曰信美矣子曰未光也董常曰大哉中國五帝三王所自立也衣冠禮義所自出也故聖賢景慕焉中國有一聖賢明之中國有並聖賢除之耶子曰噫非中國不敢以訓叔恬曰敢問元經書陳亡而具五國何也子曰江東中國

之舊也衣冠禮樂之所就也永嘉之後江東貴焉而卒不貴無人也齊梁陳於是乎不與其爲國也及其亡也君子猶懷之故書曰晉宋齊梁陳亡具五以歸其國且言其國亡也嗚呼棄先王之禮樂以至是乎叔恬曰晉宋亡國久矣今具之何謂也子曰衣冠文物之舊君子不欲其先亡宋嘗有樹晉之功有復中國之志亦不欲其先亡也故具齊梁陳以

歸其國也其未亡則君子奪其國焉曰中國之禮樂安在其已亡則君子與其國焉曰猶我中國之遺人也裴晞曰人壽幾何吾視仲尼何其勞也子曰有之矣其勞也敢違天乎焉知後之視今不如今之視昔也子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元經其以人事終乎故止於陳亡於是乎天人備矣薛收曰何謂也子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故君

子備之賈瓊請絕人事子曰不可請接人事子曰不可瓊曰然則奚若子曰莊以待之信以從之去者不追來者不拒泛如也斯可矣子曰十二策若行于時則六經不續矣董常曰何謂也子曰仰以觀天文俯以察地理中以建人極吾暇矣哉杜淹問七制之主子曰有大功也問賈誼之道何如子曰群疑亡矣或問楚元王子曰惠人也問河間獻王子曰

智人也問東平王蒼子曰仁人也問東海王  
強子曰義人也子曰婦人預事而漢道危乎  
大臣均權而魏命亂矣儲后不順而晉室隳  
矣此非天也人謀不臧咎矣夫

魏相篇

子謂魏相真漢相識兵畧達時令遠乎哉子  
曰孰謂齊文宣曹而善楊遵彥也謂孝文明  
吾不信也謂爾朱榮忠吾不信也謂陳思王  
善讓也能汙其迹可謂遠刑名矣人謂不密  
吾不信也賈瓊曰中山吳欽天下之孝者也  
其處家也父兄欣欣然其行事也父兄焦然  
若無所據子曰吾黨之孝者異此其處家也

父母晏然其行事也父兄恬然若無所思裴  
嘉有婚會薛方士預焉酒中而樂作方士非  
之而出子聞之曰薛方士知禮矣然猶在君  
子之後乎文中子曰春秋一國之書也其以  
天下有國而王室不尊乎故約諸侯以尊王  
政以明天命之未改此春秋之事也元經天  
下之書也其以無定國而帝位不明乎徵天  
命以正帝位以明神器之有歸此元經之事

也魏徵問君子之辯子曰君子奚辯而有時  
乎爲辯不得已也其猶兵乎董常聞之曰君  
子有不言之辯不殺之兵亦時乎子曰誠哉  
不知時無以爲君子文中子曰聞謗而怒者  
讒之由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由去媒  
讒佞遠矣子曰聞難思解見利思避好成人  
之美可以立矣子謂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  
而後針藥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卦

子之韓城自龍門關先濟賈瓊程元後關吏  
仇璋止之曰先濟者爲誰吾視其顙頰如也  
重而不亢目燦如也澈而不瞬口敦如也闕  
而不張鳳頸龜背鬚垂至腰參如也與之行  
俯然而色卑與之言泛然而後應浪驚拖旋  
而不懼是必有異人者也吾聞之天下無道  
聖人藏焉鞠躬守默斯人殆似也程元曰子  
知人矣是王通者也賈瓊曰吾二人師之而

不能去也仇璋曰夫杖一德乘五常扶三才  
控六藝吾安得後而不往哉遂捨職從於韓  
城子謂賈瓊曰君子哉仇璋也比董常則不  
足方薛收則有餘文中子曰吾聞禮於關生  
見負樵者幾焉正樂於霍生見持竿者幾焉  
吾將退而求諸野矣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  
多動不可與久處吾願見僞靜詐儉者賈瓊  
曰知善而不行見義而不勸雖有拱壁之迎

吾不入其門矣子聞之曰強哉矯也子曰君子先擇而後交小人先交而後擇故君子寡尤小人多怨良以是夫子曰君子不責人所不及不強人所不能不苦人所不好夫如此故免老聃曰吾言甚易行天下不能行信哉仇璋問君子有爭乎子曰見利爭讓聞義爭爲有不善爭改薛收問聖人與天地如何子曰天生之地長之聖人成之故天地立而易

行乎其中矣薛收問易子曰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收退而歎曰乃今知人事修天地之理得矣子謂收曰我未見欲仁好義而不得者也如不得斯無性者也子曰嚴子陵釣於湍石爾朱榮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貴得位子曰火炎上而受制於水水趨下而得志於火故君子不欲多上人子讚易至山附于地剝曰固其所也將安之乎是以君子思以下人

君子之於道也死而後已天不爲人怨咨而  
輟其寒暑君子不爲人之醜惡而輟其正直

### 立命篇

文中子曰命之立也其稱人事乎故君子畏  
之無遠近高深而不應也無洪纖曲直而不  
當也故歸之於天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魏徵曰書云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詩云不  
戢不難受福不那彼交匪傲萬福來求其是  
之謂乎文中子曰度德而師易子而教今亡  
矣子曰不以伊尹周公之道康其國非大臣

也不以霍光諸葛亮之心事其君者皆具臣也瓊曰夫子十五爲人師焉陳留王孝逸先達之傲者也然白首北面豈以年乎瓊聞之德不在年道不在位子曰治亂運也有乘之者有革之者窮達時也有行之者有遇之者吉凶命也有作之者有偶之者一來一往各以數至豈徒云哉子曰制命不及黃初志事不及太熙褒貶不及仁壽叔恬曰何謂也子泫然曰仁壽大業之際其事忍容言耶或問陶元亮子曰放人也歸去來有避地之心焉五柳先生傳則幾於閉關矣子曰太熙之後天子所存者號爾烏乎索化列之以政則蕃君比之矣元經何以不興乎



關朗篇

或問關朗子曰魏之賢人也孝文沒而宣武立穆公死關朗退魏之不振有由哉子曰中國失道四夷知之魏徵曰請聞其說子曰小雅盡廢四夷交侵斯中國失道也非其說乎子曰平陳之後龍德亢矣而卒不悔悲夫子曰吾於續書元經也其知天命而著乎傷禮樂則述章志正曆數則斷南北感帝制而首

太熙尊中國而正皇始子曰罪莫大於好進  
禍莫大於多言痛莫大於不聞過辱莫大於  
不知耻薛收問政於仲長子光子光曰舉一  
綱衆目張弛一機萬事隳不知其政也收告  
文中子曰子光得之矣文中子曰不知道  
無以爲人臣况君乎子曰人不里居地不井  
受終苟道也雖舜禹不能理矣子曰政猛寧  
若恩法速寧若緩獄繁寧若簡臣主之際其

猜也寧信執其中者惟聖人乎子曰委任不  
一亂之媒也監察不止姦之府也裴晞聞之  
曰左右相疑非亂乎上下相伺非姦乎古謂  
之蛇豕之政噫亡秦之罪也杜淹問隱子曰  
非伏其身而不見也時命大謬則隱其德矣  
惟有道者能之故謂之退藏於密杜淹曰易  
之興也天下其可疑乎故聖人得以隱子曰  
顯仁藏用中古之事也淹曰敢問藏之之說

子曰泯其迹閔其心可以神會難以事求斯其說也又問道之旨子曰非禮勿動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淹曰此仁者之目也子曰道在其中矣淹退謂如晦曰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信顏氏知之矣子曰四民不分五等不建六官不職九服不序皇墳帝典不得而識矣不以三代之法統天下終危邦也如不得已其兩漢之制乎不以兩漢之制輔天下者誠亂

也巳子曰仲尼之述廣大悉備歷千載而不用悲夫仇璋進曰然夫子今何勤勤於述也子曰先師之職也不敢廢焉知後之不能用也是蘆是蓼則有豐年子謂薛收曰元魏已降天下無主矣開皇九載人始一先人有言曰敬其事者大其始慎其位者正其名此吾所以建議於仁壽也

六子歸儒集卷十終

三十四  
一若齋書凡錄

六子歸儒集卷十終



